

◇ 负暄记 解良专栏



解良,辽宁人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小说、散文作品见《小说月报》《北京文学》《长江文艺》《小小说选刊》《散文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草原》等期刊。出版小说集《兴京街》、散文集《赫图阿拉的月亮》等。现居北京。

早上,外孙女跑上楼来告诉我,妈妈给我买护士裙了,粉色的,已经下单啦,明天就发货!我笑了,乐见家庭生活里再现童话元素。

外孙女因童话而喜欢上艾莎,常穿艾莎裙扮小公主。“护士裙”又不同,源自我轮滑意外跌伤。术后回家,我要外孙女做小护士,负责我吃药,她乐不可支地进入了角色。女儿下班回来,我夸外孙女,说给她穿上护士服就更像小护士了。一个五岁的女孩即刻有了童话反应,幻想着穿一件粉色的护士裙给姥爷当护士一定很美丽,就冲妈妈要护士裙。妈妈满足了她的愿望,她则把幻想中的美丽变成了现实中的亲情故事。

我想起夏天为孙女倒开水的那件事。接孩子的时间到了,我将烧开水的水灌进保温杯,匆匆离家。原本打算坐上651后打开保温杯,将开水倒成凉白开,让外孙女喝了不烫嘴。651是铰链车,两节车厢行进间不时颠簸,我左来右回倒开水溅出水来

小小护士裙

烫到身边的乘客,只好作罢,寄希望到幼儿园排队时再倒开水。加入大爷大妈的百米长队后,我拧开保温杯,一边排队一边倒开水。鸟近黄昏皆绕树,叽叽喳喳的灰喜鹊在过道边的槐树上窜来窜去,我一面提防树落污物,一面让开水在保温杯与杯盖之间一次次回旋,折返几次就将水往手背上滴两滴,试试水凉没凉。熟悉的开园曲《回家》从幼儿园内响起,我又滴一滴水在手背上,感觉不烫了,稍稍松了一口气。我从班里接出外孙女,拧开保温杯,告诉她试着喝,看看烫不烫?小孩子喝水都急,她对着壶嘴喝了一口,又喝了一口,没烫嘴,我心里才踏实。

人皆有童稚之年,同样有凉白开一点一滴溶入生命,当你老了,孙辈用童稚天真唤醒你沉睡的记忆,你才会老有所悟,老有深感。祖与孙是生命的两端,彼此天然承续。一个老人承续了上辈人奉献给他的一点一滴,

又一点一滴地付出,德延于后。

护士裙来了,外孙女第一时间戴上护士帽,穿上小护士裙,跑上楼,戏彩娱亲,如绽开在我眼前的一朵牡丹花,送我天伦之乐。她将我吃的几种药放入她的玩具小药箱里,按医嘱分配给我吃,我则不断地给她增加戏份。她六月底就要从幼儿园毕业,九月上小学,疫情期间家人一直在教她学汉语拼音,弥补该在幼儿园里上的课。她每每要我吃一种药,我就要她将药名用拼音写在小黑板上。她乖乖去做,反过来又要求我,除去吃药,投毛巾、倒茶根这些活儿必须由她来做,还不许我吸烟。祖与孙本色出演各自的角色,实现了双赢。

生活不是戏,又不乏戏的精彩。远处,一树开满粉色花朵的异木棉行将谢春,一个如花般的小护士陪伴在身边,让我的痛感渐渐消失。说好了,待疫情过去,我和外孙女还要结伴去旅行,不拘季节。

荸荠

我喜欢生吃荸荠,土腥味还没尽;洗净后,一咬,清脆声从齿间传出,这是春天的声音。我不喜欢吃煮荸荠,但肯定有许多人喜欢吃,归有光大概归于此列。读他的《寒花葬志》,有“一日,天寒,蕪火煮荸荠熟。婢削之盈瓯。予入自外,取食之,婢持去,不与。魏孺人笑之”之句。

荸荠入文处很多,入画我见得不多。记不得在哪里看过一页《卖焐熟荸荠》,这幅画很简单,题画上的句子当时便抄了下来:“焐熟荸荠热而甜,一串一串竹片扞,心爱不妨买两串,只费几个钱,我闻荸荠生者可剋铜,一经焐熟便无无功,可知物性贵生辣,做事生辣将毋同。”画的是百年前上海滩的摊贩,可见当时卖焐熟荸荠是很家常的,是三百六

十行中的一行。

我还在锅笼里烤过荸荠,把荸荠埋在柴灰下,熟得很快,口感也不是我喜欢的。这是以前,放在现在再吃,肯定会吃不少。

炒荸荠在许多地方(这个地方自然是出产荸荠的)是一道很平常的菜。但我们家好像很少当菜端上桌,多是当零嘴,洗净放在网丝箩里,置放在厨房或堂屋,随吃随拿。从田里挖得多了,也成箩地洗净摊在簸箕上,就放在廊檐下阴干,可以吃很久。阴过几天的荸荠表皮开始瘪了,但内中雪白的瓤真是甜得腻人,这时候的荸荠皮,轻轻一撕就能揭掉,一口一个,吃得肚饱。

伊犁有些地方种得出水稻,大米的口感还很好,不知可能种荸荠?

北窗雪

丁多。墙头也长满了草,草里经常伏着猫。杏树红得热闹,反倒显得凄清,不如李花,索性清冷着。

北窗景物,以素淡为好,也应了读书的妙处。好书都是素朴的,情是淡远的,句子是清爽的,文字是诚实的,大凡好到深处,都不会有大欢喜的热闹。小园到了深秋,叶子落尽,疏朗出澄净的天宇。窗户也亮了,我站在北窗前,感觉自己也如树木,繁华落尽,一泓秋水响彻心灵。

蟋蟀叫,寒蛩鸣,北雁南飞。一夜北风紧,树木抱臂而立,天地越发寥廓。从霜到雪,北窗的光线是从暗到明,而指尖,由萧疏到寒冷。书桌上的红漆,剥落着日子的碎屑,映得暮光如梦。云很低,低到压着不远的屋顶,雪就会在黄昏呼之欲出,在深夜悄悄来临。一夜后,屋内洞然亮净,雪透过北窗,

以光的形式夸张着寒冷。

窗棂老了,多少代,抚摸它们成伦勃朗喜欢的酱红,此时越发莹润。窗上方是雪,屋檐如眉,北窗睁着纯净的眼睛,含着窗后的我。园内雪,树上雪,邻家瓦上雪,炊烟漫过,如水墨氤氲。更远处的山峦,顶上雪,似乎有光;山腰处,松戴雪,绿雪,茫茫田野,田埂雪,围出的方方水田,却似黑色的。

整个世界,似乎只剩下一口北窗未成白色,只剩下独对苍茫的我还在呼吸。寂静。寂寞。它们一同作用,洁净着我的肺腑,沉静着我的心灵。懂寂寞才能享热闹,体身小才能知辽阔,那一刻,小与大,远与近,在雪的静冷里,撑开心灵的维度。

三十年前,我在北窗,现在,宅基都已经卖了,而雪,每年都是要下的。

◇ 门前草木 毕亮专栏



毕亮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1985年生于桐城市某乡村,现居伊犁。出版有散文随笔集《如看草花:读汪曾祺》等四部。曾获第四届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。

荸荠在我乡叫土栗子,三十多年来我也是一直这么叫的。土里长出的栗子,还挺形象。那时,我还不知它的学名,它在植物书的名字和样子,离我们还很远。看书时,看到荸荠也曾猜测是什么,也未作深想。鲁迅的《祝福》里有“桌上放着一个荸荠式的圆篮”之句,顺手拿来作比喻的,想必绍兴也是常见的,在鲁迅的记忆里也想必很深刻。《祝福》是课文里学过的,十几年前也还背过。那时真是稀里糊涂地背,从来没想过,“荸荠式”到底是怎样的。近日重看《祝福》,独对这句难忘。

此时,在老家那边该正是吃荸荠的时候。如不是去年此时回去吃了不少,我都快忘记荸荠什么季节上市了。现在的蔬菜让我们颠倒了季节,日子过得稀里糊涂、一塌糊涂。

◇ 尘世繁花 董改正专栏



董改正,男,1975年生于安徽省枞阳县施湾村,现居安徽省铜陵。曾从事过销售、饮食、图书、教育等诸多职业,现为阅读班老师。爱好文学,主要从事散文写作,至今有百余万字作品散见于国内报刊。

北窗不大,细木为棂,无窗帘,像孩子的眼睛。窗外是园子,无假山曲水园林之盛,几块寻常石头,几种寻常鸟雀,几株桃李杏,寻常时节,开寻常花,结寻常果。无非四节景色,无结社之兴,无陶咏之诗,略无可记之处。

而我却独爱小园。读书之余,略欠身,目光透窗而过,心灵便被阳光铺满。树木间的光点,是有神性的,而鸟雀鸣叫,是诗意的。静的光点树影会移动,而动的鸟雀,却会在忽然间停顿,一声不发,如同树叶。目光掠过树,更远处是山岭,披麻皴的,岭上青碧色,天是苍的。

桃花杏花是艳的,而北窗后看去,却是寂寞的。院外是青瓦的屋顶,屋顶上是瓦松、烟囱,烟囱冒烟的时候毕竟少,断瓦就看得很清晰,整个屋顶,就像一匹破旧的大氅,补